

涑口铁路桥

罗祖国

湘江南来北往，在她的中游，支流涑水自东向西注入湘江。湘江与涑水的交汇处，其地名历称涑口。沿涑水下游终端上溯，北岸的区域是涑口镇。

涑水是一条小河，下游约宽约百五十米，傍涑口镇的南面流过。在涑水的下游有新旧两座铁路桥，是京广铁路粤汉段的第五大桥梁。新桥距湘江约五十米，老桥距湘江约百五十米，南北向横跨涑水。铁路桥全长约三百余米，为钢结构，均有十坐钢筋混凝土墩。老桥是粤汉铁路修建时所建，新桥是京广铁路复线修建时所建。两座桥分叉平行，穿过涑水，桥的两端的铁路先合后分再合，相距约百来米。

京广铁路是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。北段的京汉铁路于1900年始建，1906年通车；南段的粤汉铁路于1930年始建，1936年建成通车。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竣工运营，原京汉铁路与粤汉铁路正式合并为京广铁路。京广铁路复线于1958年始建，1970年通车。自粤汉铁路于1936年建成通车运营至1972年三十余年间，因时局动荡，铁路交通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，桥的两端有专门哨所由军队驻守，凡路经此处的火车都要汽笛示意。

上世纪上半叶，国家时局动荡，涑口铁路老桥，历经两次战争洗礼。抗日战争时期，衡阳战役爆发，涑口镇遭日军飞机轰炸，老街炸毁十之七八，老桥的两个桥墩被炸破损，后续日本陆军进驻涑口镇，

成为日军的后勤补给基地，为缓解交通压力，日军在铁路桥的上方约50米处，架设了木桩便桥，现仅存木桩遗迹。解放战争时期的1949年6月，解放军挥师南下，固军白崇禧部南逃时，派兵把守，后卫部队接受上级指令，在主航道的八九十号桥墩已安放炸药，准备炸毁铁路桥撤退，以阻止解放军追击。但因本地中共地下组织与后卫固军周旋阻止而未能实施。

距铁路桥约1公里处，原有个四等级的老车站，京广复线建成后，原车站被废弃，原址略有老屋遗迹。新车站建成后，原有快车和慢车停靠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京广铁路全线封闭且实现电气化改造，新车站已完全没有客车停靠，但所有原设依存。

老辈传说：百年前的涑口老街，三街六巷九码头，八总格局，商贾林立，圣殿雄伟，祠庙幽深，其知名度和繁荣度远胜于现在的市区。其原由是涑水与湘江交汇，湘江上至郴州下通洞庭，送来本地域所需物品；涑水东向的醴陵攸县茶陵，甚至是江西产出的煤炭，沿涑水下行至湘江运出销售，人员往来便利，使涑口老街成为水路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。后来，现代铁路运输的兴起，快捷而远博。特别是株洲的铁路枢纽贯通西南北，株洲新城迅速崛起，才使得涑口镇逐步成为株洲市的卫星之城。

某日，而立涑口铁路桥头，观双子铁路桥，老

桥桥

墩灰朴成

旧，墩基硕大；

新桥墩灰白筒练，直

插江面不见墩基。近临老

桥1号墩，抬头看1米见方的桥

志，历经近百年的风吹雨打，已完

全模糊，看不清一个字迹，仿佛已成为

远去的历史；在新桥1号墩寻找，但

没有桥志，显然被忽略。但两桥相同的

是桥面十分钟便有列车“嗖”的穿过，没

有轰隆声，没有汽笛声，没有了瞭望塔

……近观赏沿江的风光带散步的人们，遥

望远处的毗连的民居楼房。此刻，不得不

令人顿悟时代在前行，顿感国家安宁与

祥和。

“天行健，地势坤”。星移斗转，江河奔流。

百余年来，京广铁路机车轮隆隆，地纪实着中华大

地的一段历史；作为这段铁路的重要关节之一，涑口的

铁路桥同样也留下了湖远遗存……



记事本

钩钓黄鳝

黄文珊

的仔妹崽，喜欢把钩后面半截处手捏的地方，蒙一层赤红或金塑料薄膜，将最末端的尾部卷成圆圈。这种摆弄，不仅醒目，还方便在山林野陌中辨识，不会轻易丢失；而且，还能更快地牵引拉扯黄鳝出洞见天日，俘获成胜利品。

钩钓黄鳝，拥有一套优质物，只是行动成功的第一步。筹谋策划饵料，是事半功倍的第二步。黄鳝最嗜好叫的饵料是青蚯蚓。我和我的小哥哥们，每人拿一把锄头或两齿把，奔到房前屋后菜园子只留有菜根的空档处，三把四锄挖翻掘几下松松软软的肥壤沃土，光溜溜活蹦乱跳的蚯蚓就会一条条凸显。此刻，不要性急立马搞抓，而要睁开眼晴观察观察。胖墩墩粗壮的大号蚯蚓和瘦弱弱的小号蚯蚓，都不能入选。需要挑不粗不细粗细适宜的中等蚯蚓。挑抓的蚯蚓放进随身携带的空罐盒后，还得抓一撮潮湿的泥巴土，揉搓成细碎颗粒撒盖，以确保蚯蚓在罐盒内能够维持较长时间的生命。鳝钩、饵料两样关键东西备齐，腰部绑好家里的竹篾鱼篓，脱去鞋袜，赤脚卷起裤腿，昂首挺胸雄赳赳气昂昂地步，即可辗转广袤旷野田园，钩钓黄鳝了。

钩钓黄鳝，一年之中最佳的时令，当属夏季；一天之中最好最佳的时段，当属黄昏。因为，日落西山、夕照葱茏的节点，黄鳝特别馋嘴贪吃。心知肚明把控了征候特性，敏捷游走羊肠小道连接的田埂，闪身田埂探头探脑，意图趁热翻饼寻觅找到黄鳝栖息隐居的洞眼，也不是信手拈来办到的事情。钩钓黄鳝的经验老到者，明白黄鳝鳃鳃在柔软不硬硬的藕状窄隘田埂钻洞做巢。如若看见洞口埋没于新鲜光滑又略显浑浊的水面之下，

可以八九不离十断定是黄鳝洞；如若洞口飘浮泡沫鳝卵，可以百分之百肯定是黄鳝洞无疑。物色找到鳝洞后，莫要高声喧哗。悄悄地躬曲肢体蹲下身体，轻轻地将鳝钩小心穿好蚯蚓，缓缓地推送进鳝洞蚯蚓伸入鳝洞，手指推以轻柔弹击撩搅，产生涟漪震动，引诱黄鳝出洞，片刻之间，必定张嘴咬钩。依据咬钩的拼搏姿势和窜跃的力度，能够猜测估摸出黄鳝的大小粗细肥瘦。一两以下的小鳝咬钩后，多以翻滚扭甩的无奈动作认输告饶；二两以上的大鳝咬钩后，不甘屈服，反倒固兽犹斗，沉稳顽强地直接拖拽吞咽饵食。值得切切注意的：黄鳝咬住钩子的那一瞬，千万别急急忙忙往外回拉，否则，容易脱钩，功亏一篑。正确的方法是：因势制宜，顺势而行。认准黄鳝确实已紧紧咬牢鳝钩，先用左手慢慢往外拉，右手食指、中指与无名指曲作夹钳形，俟黄鳝被牵引出其藏匿洞隙半截长时，迅猛夹住颈部，随即拔出嘴巴所咬鳝钩，将整条黄鳝丢进篓中。

夜幕降临，繁星满天，该回家啦。收工之前点一下数量，每钩约一越黄鳝，少则七八条，多则十几条。煎、炒、黄焖、清炖，随便怎么弄，都让人馋口水直喷。



责任编辑/朱洁 美术编辑/许萃 校对/谭智方
2022年7月10日 星期一 22507655

包容

马新声

刚到社区当片警，便遇到了一个棘手的事儿：精神病人小董，一到晚上就拿着盆子锅子敲打，一边敲，一边骂，闹得四周几栋居民都睡不着觉，叫苦不迭。我向社区工作人员了解情况，得知小董三十多岁了，在厂里上过班，家里只有父亲老董。法律规定：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的精神病人，可以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。需要送往指定的单位、场所加以监护的……及时通知其监护人。小董敲盆子、骂人，算不算“严重”？即使达到严重标准，是不是就“需要”指定场所监护？我想，即使要送医院，老董一直都在身边，如果不征得其同意，事态会更加复杂。再就是，等到小董出院，他还是回到小区，所以需要长计议。

老董告诉我，小董是个老实本分的孩子，母亲故得早，家里条件不好，他也很懂事工作也很吃苦，因为厂里有人欺负他，把他刺激发了病，本来病好转了，邻居又有人戏弄他：你怎么没找老婆？让他又犯了病。我向社区工作人员询问，他们说虽然老董有些言过其实，但小董以前确实是个好孩子。当我们再次上门，希望能同意配合把小董送医时，老董很激动，一口回绝说，不行！去了哪里谁来照顾他？去了能保证治好吗？

我只能嘱咐他作为监护人严加看管，督促小董按时服药。

不料才安静了几天，小董又闹腾起来了，而且通宵不歇气，居民群里炸开了锅，责怪我们不作为，我们只好上门耐心和小董沟通，并且告诉他，如果再这样拖下去，小董的病会越来越重，要真闹出事来，会被强制送去治疗。老董终于同意让小董入院了。

我和同事三人做好了充分准备，再次来到董家，却发现小董又不在了家，老董说他出门溜达去了。我们决定在楼下守着。好不容易等到中午他回家了，便按事先计划办。我们和小董聊天，他骂骂咧咧地说：楼上楼下总有人骚扰他。我们就把小董叫出门，让他指给我们看哪些人骚扰他，小董有些犹豫地随我们来到楼下。此时，我们彼此使个眼色，三个人以迅雷的默契，将他控制住。小董发觉上当，顿时暴怒起来，从口袋里掏东西，我们眼疾手快夺下：是一把指甲刀！

小董被约束后对着我们狂吐口水。我们躲避不及，被他喷了满头满脸，但也不急不恼。

一路上，小董骂骂咧咧，我们都不理睬。倒是对他接下来进入医院的治疗，有些担忧，劝他说：老实点，不然到医院你会吃亏！他竟然也听懂了，没再还嘴了。

晚上，网格员里传开了这个消息，大家顿时一片欢腾。而我却没有感到轻松，更没有因为居民的点赞而感到欣喜，反而感到了忧虑。这种忧虑，源于对辖区长治久安的思考 and 谋划。

我留言，以我们对小董的调查，他本是老实本分的孩子，如今的行为，并非他的本意。作为一名病人，他经历了太多难以承受的沉重，如果他和大家一样有幸福的家庭和尺度。今天，我们取得了感脆弱，不够坚强，也不能说是他的错误，他，依然值得同情。

群里继而鸦雀无声。

我接着发言，所以法律上面对这类人也和正常人违法犯罪不同，予以宽宥，且采取的措施也不同，起了一个很人性化的名字，叫做保护性约束措施。顾名思义，保护意思是在保护他人的财产人身不受损害的同时，也要尽量保护本人。精神病人是特殊群体，对于我们警察来说，既要考虑工作效果，又要考虑与对待犯罪一样不同的策略和尺度。今天，我们取得了监护人的同意，果断采取了行动。即使小董对我们拿出了指甲刀，朝我们狂喷口水，我们也没有什么恨意。因为，他比正常人更需要爱护与宽容。

群里排列出强烈的点赞手势，大家说，父子不易，以后也会注意自己的言行，不再刺激他们了。



五岁那年，她就没有了爷(读音ya)，爷是株洲农村喊亲生父亲的方言，相当于“爹”。

结婚敬改口茶的环节，她怎么也开不了口，那个称呼她已经锁起来整整二十年了。周围响起一片起哄的声音，她才小声喊了一声“爷！”语音刚落，他就响亮地大声“诶！”好像答应了她就会把那个“爷”字收回去一样。一屋子人哄堂大笑，不知是笑她土气的称呼，还是笑他那迫不及待的样子。

买完嫁妆，她已经身无分文。上班路太远，连自行车都买不起，只能住在单位，新婚就成了周末夫妻。他知道了，偷偷塞给她四百元钱，说：“买台自行车吧，上下班方便。”

老公没工作，天天在家待着，大年三十也没买点年货回家。空荡荡的房间里，她一个人暗自抹泪，心比外面的雪还寒冷。门开了，一股冷风刮进来一个人，背着一筐橘子，还有一袋苹果，放下后，直起腰，从口袋里掏出一百元钱，说：“今天过年，给你的压岁钱。”

刚结婚，夫妻吵架，吵得不可开交，简直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。有人说风凉话，迟早会离婚。有人怂恿男人，不要怕老婆，刚结婚就要整治好。有人看把戏，没人吵架没热闹看，希望天天有戏看。他来了，对男人一呵斥：“再吵你就滚出去！”

风气不好的老街，打架骂娘的此起彼伏，妯娌婆媳矛盾更是不断。做思想工作的一直是他，劝东家和西家，每次劝到别家的小媳妇，都会加一句：“我家要不是儿媳懂事，早散了。”

她下岗了，在很远的地方找了份工作，一个星期回去一次。每到周五，他就买好菜，等待着她回家。经常还在车上，就能接到他的电话：“快到家了吗？快到家了我就炒小菜。”

他太节俭，对别人大方，自己舍不得吃

爷

倪锐

舍不得穿。裤子因为经常抽烟，烧了一个个洞。她只要逛街，看到适合的裤子，就会买回来。冬天买棉裤，夏天买短裤，从不忌讳什么。

他除了爱抽烟，就没其他喜欢的了。她从留心父亲这个节日开始，每年父亲节都会给他买条烟，一边给他烟，一边说：“少抽烟”。他自己买的烟，烟屁股接烟头，不用打火机。她买给他的烟抽得特久，他自己不抽，逢人就发一根：“这是我儿媳买给我的。”

冬天，楼下开了一家北京布鞋店，她喊他来试穿鞋码，他推脱着不要，家里还有很多鞋。她拿着店里最贵的一双毛皮鞋就付了款，送到他手中。他连连说：“太贵了太贵了，你就不听。”嘴上这样说，手上却没停，打来水，洗干净脚，穿上新袜子，穿好新鞋子，站起来就往外边走去，边走边说：“暖和，舒服！”

她要给婆婆买裤子，婆婆也是左推脱右推脱。说自己好多裤子，但每天又穿着条旧裤子。她知道老人舍不得花钱，准备第二天直接买回来再说，反正不合适可以换。他偷偷告诉她：“我昨晚给你娘量了，腰身二尺四寸五。”

他生病了，有段时间经常去住院院。她去医院看他，只要他乖乖地在病床，她就安心。有一次，病床上没人，她藏了一般到处找他。找不到急得哭着打他电话，他在电话那头说：“医院太难熬了，我偷偷回家了。”她哭着笑了。

不住院的日子，他就呆呆地坐在老屋的台阶上发呆。每天看到她回家，就朝里屋喊：“下班了，可以吃饭了。”2020年疫情，口罩告急，看到她回家，他老远就喊：“快来，别人给了我十个口罩，我反正不出门，给你用。”谁也不知道他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这紧缺物资是从哪里弄来的。

她每天下班，第一件事就是去老

屋看他，问他好些了吗？没有哪里不舒服吧？脚肿了膏药还有吗？没有就去买。多喝水，多排尿。没事附近走走，不要老呆着。想吃什么？手机一定要带在身上，及时充好电。

她嫁到婆家的第一天，他就说过，“这孩子从小没有父亲，我们要给她更多的关爱。”

她望着身体日渐衰老的他，在心里对自己说，“一定要狠狠地狠狠地对他好！”

株洲还有个地名叫伞铺，这里过去不做伞，也无许多卖伞的店铺。地名来自“散步”。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，曾住在这里一个叫保驾楼的地方，乾隆帝曾在其间散步，便留下“散步差”的地名。当地方言将“步”读成“铺”音，于是“散步差”变成了“伞铺差”。

还有市区著名的徐家桥，是由桥名延伸至地名的。不过，老株洲都叫它“齐家桥”，这也是株洲方言的谐音。“徐”与“齐”的发音在今天的株洲方言中的确差别，但在湘潭方言中却是很近的。但我们莫忘记，株洲的土著方言与湘潭方言是很接近的。

我不是研究地名的，所以举例不多，但我相信株洲还有好多地名是因方言的缘故命名或改名的。

受方言影响的株洲地名

朱力

在株洲生活了60多年，对株洲方言比较熟悉也颇感兴趣。在研究株洲方言时，发现方言的能量不小，它甚至影响到地名的变迁。株洲有些地名就是因方言而改变的。

涑口区砖桥乡有个村名叫大田。我五十多年前当知青曾在这里生活、劳动了两年多。这里原来叫王家壩，后来改名叫大田，当地人都叫它大田营。这里的地势是好一大片平地，地平坦水田的面积就自然大，因有好几丘面积较大的田，故地名就称“大田”。而叫大田营据说是与唐代末年黄巢队伍在这里驻扎有关。后来此地由大田变成大田，主要是当地方言所致。当地方言称“大”为“太”，大田便读作太田。久之，该地名的口头语没变，但书面语就成了“大田”。紧邻砖桥乡的太湖乡，其地名也是受方言影响而改变的。出生深口的文史工作者齐一匡先生也证实，太湖名称来自当地的一个水库，该水库是利用一个大湖泊改造而成，本应该是叫大湖水，因方言的缘故，大湖成了太湖。

市区的结谷街(今人民南路)，是由该地的老地名“乙谷坪”转化过来。很久以前这里的地势低洼，一年要被水淹几次，稻田里所种水稻多产“瘪谷”，即空壳。株洲方言将不饱满的谷粒称为“乙谷”。而株洲方言中“乙”不读“yi”而是读成“ye”，故书面语“乙谷坪”写作“叶谷坪”。在1935年和1946年的株洲镇街道图中，我们都能见到栗树街往北的地名都是标注为“叶谷坪”。其实就是当地人口中的“乙谷坪”。修了结谷街后，最先就是叫“乙谷街”(见《株洲市南区志》)。对于粮食大国的国人来说，乙(瘪)谷不好，希望多结颗粒饱满的谷粒，故改名为“结谷街”，这便是“结谷街”的由来。

攸河流经新市镇近旁的河段间曾有一潭，潭水清亮，深不可测，称夜清潭。在攸县方言中，“夜”和“易”两字同音。靠近潭边的易家场，聚居着易氏族人，遂将夜清潭改称易清潭，刊于族谱中。传承至今，易清潭成了固定的地名。

株洲还有个地名叫伞铺，这里过去不做伞，也无许多卖伞的店铺。地名来自“散步”。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，曾住在这里一个叫保驾楼的地方，乾隆帝曾在其间散步，便留下“散步差”的地名。当地方言将“步”读成“铺”音，于是“散步差”变成了“伞铺差”。